

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

王正君 黃霸 賈飴媼 蘇氏女 武後 李淳風 楊貴妃 姜皎 常袞 劉禹錫 鄭朗 令狐絢門僧 僧處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庚道敏 李參軍 龍復本

王正君（相婦人）

漢王莽姑正君許嫁，至期當行時，夫輒死。如此者再。乃獻之趙王，未取又薨。後又與正君父稚君善者過相正君曰：「貴為天下母。」是時宣帝世，元帝為太子。稚君乃因魏郡尉納之太子，太子幸之，生子。宣帝崩，太子立正君為皇后，上為太子。元帝崩，太子立，是為成帝。正君為皇太后，竟為天下母。（出《論衡》）

黃霸

黃霸為陽夏游徼，與善相者同車俱行。見一婦人年十七八，相者指之曰：「此婦人當大富，為封侯者夫人。」公止車，審視之。相者曰：「今此婦人不富貴，卜書不用也。」次公問之，乃其傍裡人巫家子也，即娶為妻。其後次公果大富貴，位至丞相，封為列侯。（出《論衡》）

賈飴媼

唐馬周字賓王，少孤貧，明詩傳。落魄不事產業，不為州裡所重。補博州助教，日飲酒。刺史達奚怒，屢加咎責。周乃拂衣南遊曹汴之境。因酒後忤濬儀令崔賢，又遇責辱。西至新豐，宿旅次。主人唯供設諸商販人，而不顧周。周遂命酒一斗，獨酌。所飲餘者，便脫靴洗足，主人竊奇之。因至京，停於賈飴媼肆。數日，祈覓一館客處，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。媼之初賈飴也，李淳風、袁天綱嘗遇而異之。皆竊云：「此婦人大貴，何以在此。」馬公尋娶為妻。後有詔，文武五品官已上，各上封事。周陳便宜二十條事，遣何奏之。乃請置街鼓，乃文武官緋紫碧綠等服色，並城門左右出入，事皆合旨。太宗怪而問何所見，何對曰：「乃臣家客馬周所為也。」召見與語，命直門下省。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，拜儒林郎，守監察御史。以常何舉得其人，賜帛百匹。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，有機辯，能敷奏。深識事端，動無不中。岑文本見之曰：「吾見馬君，令人忘倦。然鳶肩火色，騰上必速，但恐不能久耳。」數年內，官至宰相，其媼亦為婦人。後為吏部尚書，病消渴，彌年不瘳。年四十八而卒。追贈右僕射高唐公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蘇氏女

蘇某，信都富人，有女十人，為擇良婿。張文成往見焉，蘇曰：「此雖有才，不能富貴。幸得五品，即當死矣。」魏知古時已及第，然未有官。蘇云：「此雖形質黑小，然必當貴。」遂以長女嫁之。其女發長七尺，黑光如漆，諸妹皆不及。有相者云：「此女富，不齧宿食。」諸妹笑知古曰：「只是貧漢得米旋煮，故無宿飯。」其後魏為宰相，每食，一物已上官供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武後

武士護之為利州都督也。敕召袁天綱詣京師，途經利州。士護使相其妻楊氏，天綱曰：「夫人骨法非常，必生貴子。」遍召其子，令相元慶、元爽。曰：「可至刺史。終亦屯否。」見韓國夫人，曰：「此女夫貴，然不利其夫。」武後時衣男子之服，乳母抱於懷中。天綱大驚曰：「此郎君男子，神采奧激，不易知。」遂令後試行床下，天綱大驚曰：「日角龍顏，龍睛鳳頸。伏犧之相，貴人之極也。」更轉側視之，又驚曰：「若是女，當為天下主也。」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李淳風

武後之召入宮，李淳風奏云：「後宮有天子氣。」太宗召宮人閱之，令百人為一隊。問淳風，淳風云：「在某隊中。」太宗又分為二隊，淳風云：「在某隊中，請陛下自揀擇。」太宗不識，欲盡殺之。淳風諫不可，「陛下若留，雖皇祚暫缺，而社稷延長。陛下若殺之，當變為男子，即損減皇族無遺矣。」太宗遂止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楊貴妃

貴妃楊氏之在蜀也，有野人張見之云：「當大富貴，何以在此。」或問至三品夫人否？張云：「不是。」「一品否？」曰：「不是。」「然則皇后耶？」曰：「亦不是，然貴盛與皇后同。」見楊國忠，云：「公亦富貴位，當乘天下權勢數年。」後皆如其說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姜皎（僧善相）

姜皎之未貴也，好弋獵。獵還入門，見僧。姜曰：「何物道人在此。」僧云：「乞飯。」姜公令取肉食與之。僧食訖而去，其肉並在。姜公使人追問，僧云：「公大富貴。」姜曰：「如何得富貴？」僧曰：「見真人即富貴矣。」姜曰：「何時得見真人？」僧舉目看曰：「今日即見真人。」姜手臂一鷄子，直二十千。與僧相隨騎馬出城，偶逢上皇亦獵，時為臨淄王。見鷄子識之曰：「此是某之鷄子否？」姜雲是。因相隨獵。俄而失僧所在。後有女巫至，姜問云：「汝且看今日有何人來。」女巫曰：「今日天子來。」姜笑曰：「天子在宮裡坐，豈來看我耶。」俄有叩門者云：「三郎來。」姜出見，乃上皇。自此倍加恭謹，錢馬所須，無敢惜者。後上皇出潞府，百官親舊盡送，唯不見姜。上皇怪之。行至渭北，於路側，獨見姜公供帳，盛相待。上皇忻然與別，便定君臣之分。後姜果富貴。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常袞

常袞之在福建也，有僧某者善占色，言事若神。袞惜其僧老，命弟子就其術。僧云：「此事天性，非可造次為傳。某嘗於君左右，見一人可教。」遍招，得小吏黃徹焉。袞命就學。老僧遂於暗室中，致五色彩於架，令自取之。曰：「世人皆用眼力不盡，但熟看之，旬日後，依稀認其白者。後半歲，看五色。即洞然而得矣。」命之曰：「以若暗中之視五彩，回之白晝占人。」因傳其方訣，且言後代當無加也。李吉甫云：「黃徹之占，袞許之亞也。」（出《傳載》）

劉禹錫

賓客劉禹錫為屯田員外郎。時事稍異，且夕有騰越之勢。知一僧術數極精，寓直日，邀之致省。方欲問名，僧指秀士曰：「此

得已且見，令僧坐簾下。韋秀才獻卷已，略省之，意氣殊曠。韋覺之，乃去。卻與僧語，僧不得已，吁歎良久，乃曰：「某欲言，員外必不愜，如何？」公曰：「但言之。」僧曰：「員外後遷，乃本行正郎也。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。」公大怒，搥出之。不旬日貶官。韋秀才乃處厚相也，後二十餘年，在中書，為轉屯田郎中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鄭朗

鄭朗相公初舉，遇一僧善色。謂曰：「郎君貴極人臣，然無進士及第之分。若及第，則一生阻塞。」既而狀元及第，賀客盈門，唯此僧不至。及重試退黜，喧者甚眾，而此僧獨賀曰：「富貴在裡。」既而竟如年卜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令狐絢門僧

令狐趙公絢在相位，馬舉為澤潞小將。因奏事到宅，會公有一門僧，善聲色。偶窺之，謂公曰：「適有一軍將參見相公，是何人？」公以舉名語之，僧曰：「竊視此人，他日當與相公為方鎮交代。」公曰：「此邊方小將，縱有軍功，不過塞垣一鎮。奈何與老夫交代？」僧曰：「相公第更召與語，貧道為細看。」公然之。既去，僧曰：「今日看更親切，並恐是揚汴。」公於是稍接之矣。咸通九年公鎮維揚，舉破龐勛有功。先是懿宗面許，功成，與卿揚州。既而難於爽信，卻除舉淮南行軍司馬。公聞之，既處分所司。排比迎新使。群下皆曰：「此一行軍耳。」公乃以其事白之。果如所言。（出《摭言》）

僧處弘

僧處弘習禪於武當山。王建微時販鹺於均房間，仍行小竊，號曰賊王八。處弘見而勉之曰：「子他日位極人臣，何不從戎。別圖功業。而夜遊晝伏，沾賊之號乎？」建感之，投忠武軍，後建在蜀。弘擁門徒入蜀。為構精舍以安之，即弘覺禪院也。江西鍾傅微時亦以販鹺為事，遇上藍和尚教其作賊而克洪井。自是加敬，至於軍府大事，此僧皆得參之也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范氏尼

天寶中，有范氏尼，乃衣冠流也，知人休咎。魯公顏真卿妻黨之親也。魯公尉於醴泉，因詣范氏尼問命曰：「某欲就制科，再乞師姨一言。」范氏曰：「顏郎事必成。自後一兩月必朝拜，但半年內。慎勿與外國人爭競，恐有譴謫。」公又曰：「某官階盡，得及五品否？」范笑曰：「鄰於一品，顏郎所望，何其卑耶！」魯公曰：「官階盡，得五品，身著緋衣，帶銀魚，兒子補齋郎，某之望滿也。」范尼指坐上紫絲布食單曰：「顏郎（郎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）衫色如此，其功業名節稱是。壽過七十。已後不要苦問。」魯公再三窮詰，范尼曰：「顏郎聰明過人，問事不必到底。」逾月大酺。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，授長安尉。不數月，遷監察御史，因押班。中有喧嘩無度者，命吏錄奏次，即歌舒翰也。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，因泣訴玄宗。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，貶蒲州司倉。驗其事跡，歷歷如見。及魯公為太師，奉使於蔡州。乃歎曰：「范師姨之言，吾命懸於賊必矣！」（出《戎幕閒談》）

任之良

任之良應進士舉，不第，至關東店憩食。遇一道士亦從西來，同主人歇。之良與語，問所從來。云：「今合有身名稱意，何不卻入京？」任子辭以無資糧，到京且無居處。道士遂資錢物，並與一貼，令向肅明觀本院中停。之良至京，詣觀安置。偶見一道士讀經，謂良曰。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。「因上表，請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燈。上皇覽表依行，仍令中書召試，使與一官。李林甫拒，乃與別敕出身。」（出《定命錄》）

殷九霞

張侍郎某為河陽烏重裔從事，同幕皆是名輩。有道流殷九霞來自青城山，有知人之鑒。烏公問己年壽官祿，九霞曰：「司徒貴任蕃服，所望者秉持鈞軸，封建茅土。唯在保守庸勳，苞貯二義。享福隆厚，殊不可涯。」既而遍問賓僚，九霞曰：「其間必有台輔。」時烏公重一裴副使，應聲曰：「裴中丞是宰相否？」九霞曰：「若以目前人事言之，當如尊旨。以某所觀，即不在此。」時夏侯相孜為館驛巡官，且形質低粹。烏因戲曰：「莫是夏侯巡官？」對曰：「司徒所言是矣。」烏公撫掌而笑曰：「尊師莫錯否？」九霞曰：「某山野之人，早修直道，無意於名宦金玉。蓋以所見，任真而道耳。」烏公曰：「如此則非某所知也。然其次貴達者為誰？」曰：「張支使雖不居廊廟，履歷清途，亦至榮顯。」既出，遂造張侍郎所居，從容謂曰：「支使神骨清爽，氣韻高邁。若以絃冕累身，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。儻能擺脫囂俗，相隨學道，即二十年內白日上升。某之此行，非有塵慮，實亦尋訪修真之士耳。然閱人甚多，無如支使者。」張以其言意浮闊，但唯唯然。將去復來，情甚懇至。審知張意不回，頗甚嗟惜。因留藥數粒，並黃紙書一緘而別云：「藥服之可以無疾，書紀宦途所得，每一遷轉，密自啟之。書窮之辰。當自相憶。」其後譙公顯赫令名，再居台鉉。張果踐朝列，出入台省，佩服朱紫，廉察數州。書載之言，靡不祥悉。年及三紀，時為戶部侍郎。紙之所存，蓋亦無幾。雖名位通顯，而齒發衰退。每以道流之事，話於親知，追想其風，莫能及也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相手板庾道敏

宋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話忤顏。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。休祐以手板託言他人者，庾曰：「此板乃貴，然使人多忤。」休祐以褚淵詳密，乃換其手板。別日，褚於帝前稱下官，帝甚不悅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李參軍

唐李參軍者善相笏，知休咎必驗，皆呼為李相笏。鹽鐵院官陸遵以笏視之。云：「評事郎君見到。」陸遵笑曰：「是子姪否？」曰：「是評事郎君。」陸君曰：「足下失聲名矣，某且無兒。」乃更將出簾下看：「必有（明抄本有作不）錯。」陸君甚薄之，以為詐。陸君先有歌姬在任處，其月有妊，分娩果男子也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作出《逸史》）

龍複本

開成中，有龍複本者無目，善聽聲揣骨。每言休咎，無不必中。凡有象簡竹笏，以手捻之，必知官祿年壽。宋祁補缺有盛名於世，縉紳之士無不傾屬。屈指翹足，期於貴達。時永樂蕭相置亦居諫署，同日詣之，授以所持竹笏。複本執蕭公笏良久，置於方案上曰：「宰相笏。」次至宋補缺者曰：「長官笏。」宋聞之不樂。蕭曰：「無憑之言，安足介意。」經月餘，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。時李朱崖方秉鈞軸，威鎮朝野。未見間，佇立閒談。互有諧謔。頃之丞相遽出，宋以手板障面，笑未已。朱崖目之，回顧左右曰：「宋補缺笑某何事？」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。未旬日，出為清河縣令。歲餘，遂終所任。其後蕭公揚歷清途，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，非久遂居廊廟。俱如複本之言也。（出《劇談錄》）

